

丝路花雨

一路鲸波向远洋

章宪法



浩浩荡荡的长江注目浩瀚无垠的大海，水陆之便催生出南京的古繁华。

立于潮头，跃跃海上，南京满是海上的风。这座中国历史上离大海最近的都城，第一次把肇始于先秦的航海活动，从民间活动上升为国家行为。三国时期，东吴船队张帆鼓浪一路向北，斩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，又一路鲸波至东南亚。史书记载，吴帝孙权还曾在宫殿礼待了罗马商人秦论。

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年间的南京，呈现出普天之下通达。南京城内“夷歌成章，胡人遥集”，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南京的35国使者，操波斯语，着狼牙修服，庄重又欣喜地朝觐梁武帝萧衍。这幅南朝与海外国家友好往来的画卷，定格为高古游丝的《职贡图》。

公元399年，高僧法显从长安踏上陆上丝绸之路，历时十余载后又沿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南京，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在南京首度“相拥”。在南京道场寺，须发皆白的法显，翻译出了等身的海外经典，也将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见闻写成《佛国记》。海外从未离开过南京的视线，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高潮悄然来临。

生生不已，代代不息。南京历史舞台上的追光亮起，一根巨型铁力木亮相在舞台中央。这根11.07米长的舵杆，1957年出土于南京明代宝船厂遗址。专家据此测算，巨船排水量约4万吨；复原出的船型，载重量约9824—14000吨——这就是明史记载的“郑和宝船”。

海浪为墨，“郑和宝船”的铁力木舵杆，写就了“中国航海日”；永乐三年六月十五，明成祖朱棣以郑和为大明正使、总兵官，率领远洋船队驶出南京，开航西洋。

这一天，是公元1405年7月11日；这一天，已凝固为中国航海的文化与精神。

东经118°线划过南京，掠过南海，伸向婆罗洲（今加里曼丹岛）。元明之际，世界局势动荡不安，国际航路为之阻遏。担当大国使命，大明远洋船队在连接亚、非的海上丝绸之路，七次犁海而行。

感受中国力量与文明，从南京的杨柳开始。透出丝丝嫩绿色的杨柳，树梢盖过会同馆的房瓦。明初接待外宾的会同馆，坐落于今南京瑞金路一带，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

位到访的外国元首——渤泥国（今文莱）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下榻于此。

渤泥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小国，在没有秩序的世界里从未安宁。郑和船队驶过，平息了地区纷争。永乐六年（1408），渤泥国王携王妃、子女、陪臣等来到大明。在南京官殿，明成祖赐给渤泥国王一把座椅。这把中式座椅，麻那惹加那乃珍爱无比。会同馆的每个夜晚，他都要端庄试坐，然后进入那没有惊涛骇浪的梦境。麻那惹加那不幸病逝会同馆，临终前希望长眠大明的土地，将座椅转赠自己的儿子。每个邦国都和谐安定，那便是真正的天下太平，明成祖答应了渤泥国王的请求，以亲王礼制礼葬其于南京安德门外，帮其子顺利继承王位，成为那把座椅上的主人。

向世界传播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，让天下“共享太平之福”，郑和下西洋给海外民众送去了福音。以第四次航行为例，大明远洋船队中，有180余名医生，太医院御医陈良绍、常熟惠民药局医官匡愚等，他们来自南京及周边，擅长治疗热带传染病。这些“神医”，教海外民众学会了药浴、拔火罐。

走下船队的还有斯文的女子，她们脚踩弓鞋，身着裙服，头结双螺髻。在当地土著妇女惊诧的目光中，她们会撷取一朵花，优雅地插在发髻上。土著人尚不懂接生技术，婴儿出生后只用锋利石片割断脐带，产妇产后感染。这些随大明船队出访的“稳婆”，在海外设帐施诊，替当地妇女接生，或传授接生术，或帮助当地文明开化。这些不知名的大明女性，是最早的海外“天使”。

明代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引领者，郑和率领的大明使团来到暹罗

国（今泰国），在所到之处，他们一边与当地开展贸易活动，一边向他们传授中国先进的农耕技术，教他们凿井，升级当地生产力。尽管濒临大海，当地人却不知道海水制盐，只会山中采掘劣质岩盐。郑和派出船队中的技工，现场教授制盐技术。直至他们第一次见到白花花的海盐。文明的自然生发是漫长的，文明成果的传递则只需瞬间。

不同文明之间的影响又是交互的，中华文明沿着丝绸之路播撒生根，海外文明也不断为华夏族群所吸收。南京中华门外长干桥东南，耸立着当时被人们顶礼赞叹的“天下第一塔”。这座报恩塔高78米，构件带有鲜明的异域元素与色彩风格，点染着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文明。英国人绘出报恩塔图，将其载入西方最早的中国历史教科书。李时珍写作《本草纲目》时，则专程前往南京狮子山下的静海寺，在西洋珍稀植物前久久驻足，然后连同西洋药材写进中华医药宝典。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，曹雪芹陆续让她吃了17次燕窝。而燕窝走上中国人的餐桌，正是从郑和下西洋后的南京开始。

阅江览海的南京，怀揣大明王朝的梦想。全球地理大发现前夜，大明船队驶向了更远的海洋。

横穿印度洋，驶向非洲东岸，是一次危机重重的远洋探险活动。打开航海图，郑和的手指重重地按在瀾山国（今马尔代夫）上。

今天的马尔代夫，以珊瑚礁和阳光沙滩闻名于世，是无数人向往的旅游天堂。但古代的马尔代夫是令人恐怖之：瀾山国位于赤道附近，地磁导航的指南针等失灵；岛屿间及周边海流变幻莫测，船只极易倾覆；洋面的风向瞬息万变，几

乎无规律可循。航海条件恶劣，传统航海技术基本用不上，海难随时都会发生。

大明船队行经马尔代夫海域，郑和担忧的海上风暴果然不期而遇；遥远的东方，天际生出了一条黑线，郑和急令各船降下帆帆。须臾之间，黑色天幕已拉过头顶，海天顿时一片漆黑，暴风雨的尖叫也压过了指挥的螺号，巨浪排山而来，暴雨倾盆而下，闪电直刺头顶。郑和下令船队以船头迎击浪头，又令在舱内点燃香烛，祈祷天妃娘娘显灵拯救。天，居然晴了。

大明船队真有助神？南京狮子山的天妃宫，专为祈愿下西洋一帆风顺而建。天妃即妈祖，这位死于海难的民间女子，北宋时开始受到朝廷褒奖，从“夫人”“妃”到“天妃”，妈祖信仰不断跃升。其实，天妃信仰只是一种精神力量，大明船队的底气在人才、技术：这支27000余人的远洋船队，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与航海精英尽在其中。

锦帆跨首，牵星过洋，28年间际天而行，大明船队横渡太平洋、印度洋、红海，跨越了半个地球，到达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拉开了人类走向远洋的序幕，完成了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系列海上探险。在葡萄牙船队惧怕赤道周围“沸腾的海水”，于非洲西岸徘徊不敢南行时，郑和船队早已越过赤道，到达北纬三度左右的非洲东海岸；在郑和首下西洋80余年后，哥伦布方开始海上探险；90余年后，达·伽马才绕过了好望角进入印度洋，驶上大明船队经行的航线；一个多世纪后，麦哲伦完成了环球航行。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，展示出中华民族的智慧与胆魄。

对外交流催生了专门培养涉外人才的机构“四夷馆”。中国早期的外文译汉文辞书《华夷译语》编撰于此，位于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苑。这句“智周万物，道济天下”，南航校训也是南京骨子里的精神。

宣德八年（1433），郑和病逝于印度古里，长眠于南京牛首山。南京秦淮区的马府街，曾是郑和的居所。郑和，云南昆阳人，更是南京人。

大江万里，大海万邦。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，海潮涌起，南京澎湃。

华人在西班牙生活，一大难关是语言关。由于语言的障碍，一些华人只能在华人圈子里兜转，虽然当下的网络科技高度发达，手机里都能看见汉语新闻，但西班牙当地发生的事情很多不太清楚。语言障碍也阻碍了和当地人的交流沟通。

我在西班牙生活多年，深知华人朋友和当地人缺乏交流的无奈和寂寞。虽然我没有交流的问题，但是也一直一直在思考有没有其他方法和媒介可以解决交流的隔阂。

乐器，我想到了这个媒介载体。俗话说音乐无国界，音乐是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。要让西班牙人对中国音乐产生兴趣，最好使用中国的民族乐器，所以我决定采用民族乐器作为交流的纽带，而民族乐器中我则选择了冷门的埙作为最先交流的工具。好在我学生时代学过长笛，打下了吹奏乐的乐理基础，从学习埙的基础吹奏到后来可以正式演奏，并没有花费多少时间。

记得第一次我和西班牙朋友聚会时拿出埙之后，大家以为是一只花瓶，还有人说是把中国茶壶。当我把埙放在嘴边轻轻一吹，从埙里发出的那种苍凉、幽深和委婉的声音，令所有人都震惊了。有的人说它可以和大提琴的悲调有得一比，也有人说，听到埙声联想起很多往事。当即许多人提出愿意做我的学生学习吹埙，并真的付诸行动。由于吹埙技术要求不是很高，只需一两个星期就能掌握要点，之后这些学生又招收学生，自己当起了老师。好在这些学生没有把我一脚踢开，聚会时还介绍我是他们的“师爷”。

我的第一个用乐器搭建中西交流桥梁的想法基本实现了，接着我也教了一些华人朋友，让他们通过埙这个媒介和西班牙人沟通乃至融入。

之后我使用的第二种乐器是空灵鼓。用空灵鼓敲出的声音有别于教堂大钟的声音，但也能深入人心、深入灵魂。西班牙朋友被空灵鼓的声音折服。于是我再次招收了一批学打空灵鼓的学生。其实学敲空灵鼓很简单，只要熟悉了鼓上的音阶就能打出乐曲，但是打鼓人要有音乐的知识 and 涵



把乐器当作桥梁

王方（西班牙）

养，这样打出的鼓声才能进入人们的内心世界。

这些年电子乐器领域出现了一种叫电吹管的新乐器。电吹管的声音通过电子扩音器发出，非常动听悦耳，但吹奏技术要求较高，入门较难。不少华人朋友经过努力学习，基本掌握了吹奏要领和技巧，如今我们已经组成一支由10多名华人加盟的电吹管乐队。乐队不仅参加华人组织的各种庆典活动，还被邀请去参加巴塞罗那市政府举办的各类国际交流活动，如巴塞罗那国际移民节、圣梅尔塞节以及各区的文化活动等。我们还经常在华人经营的酒吧进行吹奏表演，不仅引来食客，还为酒吧增添了艺术气息，许多西班牙人惊叹电吹管声音的美妙，甚是享受。

这就是我学乐器的乐趣，不仅自己得到了美的享受，还通过乐器交了很多西班牙朋友。

乐器，谢谢你。

祖地

素素

这次去江西宁都，我看见了一个词：祖地。确切地说，是客家祖地。

在宁都几日，去过赤坎村龚氏宗祠、熊氏宗祠，也去过小源村曾氏家庙。宗祠和家庙既是村庄里最恢宏最庄严的建筑，也是让同门族亲最有归属感的存在。在那些祠堂里进进出出时，许多与“祖”有关的词语，奔马一样从大脑内存里跑了出来：祖籍，祖宗，祖先，祖宅，祖坟，祖庙，祖谱，祭祖，认祖归宗……原本是我不用到的方块字，却行云流水般罗列在我面前。

小源村宗族祠堂不曾曾氏家庙一座，而是有20多座，皆是青砖砌墙，麻石垒建，樟木圆柱，雕梁画栋，飞檐斗拱，多为明清古建，有四五百年历史。小源村不是最古老的客家村落，但有这么多祠堂在焉，让我看见了它的渊深绵长。

曾氏客家始祖，竟是曾子后裔。我以为，曾子生于春秋，虽也是乱世，颠沛流离，却始终以中原为主场，追随孔子周游列国。然而，一位江西作家告诉我，曾氏当年有2000人南迁赣地。

在客家祖地，祠堂是戴在它胸前一枚古老的族徽。按照中国传统，祖先是树根，开枝、散叶、分派。一切都在祖谱上见，在宗祠里见。比如宁都，全县有130多个客家姓氏，3300多座祠堂。留在原乡的，

回到故乡的，都在祠堂相见。

原以为，客家本色，就是土楼和围屋的颜色，黄里带着灰。但我在宁都却听来另一个名词：客家蓝。那片泥土的黄，屋瓦的苍灰，突然被一抹明亮的蓝覆盖了。

客家蓝就是客家蓝衫。闽粤赣三地，气候湿润，适合生长麻、葛、蓝草，而少产桑丝。客家人便就地取材，以麻葛为布料，以蓝草为原料，用土法染出独一无二的客家蓝，用手工做出独一无二的客家蓝衫。

蓝草的根是一味中药，即板蓝根。蓝草的叶和茎，可以做出蓝靛。当客家人离开中原，向南方逃奔，身上穿的衣裳穿旧了，便用南方的麻葛织布，用南方的蓝草染色，然后用包裹里的针线缝制蓝衫。

客家蓝，其实是一种独特而明亮的浅蓝。它是草木的颜色，是天空的颜色，也是乡愁的颜色。客家蓝衫是南方版的汉服。它们也有差异，汉服是交领右衽，即衣领与衣襟相连，衣襟在胸前交叉，以左襟压住右襟。客家蓝衫却是大襟，它对汉服的继承，在于交领右衽。虽远离旧土，到底没忘了根本。

时代变了，极具符号感的客家蓝衫，挂在留守老人的门边，他们会去田间劳作时，去赶墟时穿上它，图的是简便、舒适。却给乡场上的墟，涂上了一抹怀旧感的包浆。

有一种祖先记忆，隐藏在文字里。在宁都，去过小镇赤坎村，去过东山坝镇小源村，去过青塘镇河背村。这些用汉字书写的镇名和村名，如一支支叮咚作响的清泉，汨汨地流向我，轻轻地冲撞我，给了我巨大的好奇。我确信，客家人已经让自己活成了电脑硬盘，以基因化石的方式，把祖先的语言密码光刻下来，储存起来。然后，用这些金子般的汉字给村庄取名，给祠堂取名，给家门写对联，给子孙写庭训。

有一种祖先记忆，隐在味蕾里。走到河背村，已是下午，村边几棵老樟树浓荫蔽日，树下摆了张木桌。村人曰，请你吃擂茶。边吃边听，始知它是典型的客家饮食，宁都人可以用古法制作出两种，一种叫米茶，一种叫盐茶，县城和县城以北多饮米茶，县城以南多饮盐茶。

米茶是把梗料浸透播成米浆，倒入烧温的清水里煮沸，再以文火烧成糊状，吃的时候，加各种菜碎，再加肉丁、豆腐丝、炸花生米、豆子、糍干以及赤小豆、豌豆、番薯丁。盐茶是将碾碎的茶叶，加炸花生米、芝麻、盐、陈皮、肉桂、甘草、煨姜，与猪油混在一起，擂成茶泥状，用开水冲泡，喝时再加几种菜碎香料。出门劳动时，把擂茶带到田间，干活累

了舀来吃一碗，既解渴又解饿。

半下午，正是吃擂茶时间，于是就坐在树下大喝了起来。那是一碗正宗的盐茶，稀稀的浆水，里面有淡淡的茶香和盐味。刚刚喝了半碗，穿着客家蓝衫的大嫂就伸过一只木勺来添满。如是者三，喝撑着了。大嫂说，你要用手盖住碗，否则我会一直添，以为你刚从田里回来呢。

其实，不过是一碗擂茶，用心处在于，烹制者不计时间成本，在里面放了太多佐料。给我的感觉，这碗擂茶就是土地田畴、山川河流，就是春天的百花秋天的月、夏天的凉风冬天的雪。明明是藏身于山岭之中，却能在如此逼仄的险境里，种出香喷喷的稻菽稼穡；明明做了山民，仍改不了农耕者面目，依然对农事炊事如此熟稔。

还有一种祖先记忆，隐藏在身份里。客家祖地是空间概念，祖先记忆是时间概念。客家祖地很近，在南方的山岭河边，在客家人聚居而居的村落。祖先记忆却漫长，不只是南迁之后的记忆，还包括南迁之前的记忆。我发现，宁都人在简历里，在书页里，在会场上，在餐桌上，在一切公私场合，都会亮出客家人身份。只要说到客家话题，就要从头像起，从1000多年前说起。

祖地与离开有关。这世上有各种各样的离开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世上所有的人，都是客家人。

爷爷的村庄

洪叶高

“文都”桐城有条西大路，曾饮“七省通衢”美誉数百年。西大路上的“官桥”尚在，这条古驿道曾经的路标，现已移建道路北侧更远的地方，成了市级保护文物。自西大路出城，一路向西50里，便进入了青草镇永庆村严庄村民组，那里便是我爷爷奶奶生活过的村庄。

第一次踏进爷爷的村庄，是一个初冬的暖日。我走遍严庄的角角落落，从墩圩的水塘芦荻，到裸露的沉积岩层；从乡亲们新建的水塔，到爬满藤萝的围墙，我努力寻找属于爷爷奶奶的时代印记。那种似曾相识的亲切，如前世记忆，如影随形，无处不在。

村头的那棵青冈木，已存活百年之久，树根龙爪般遒劲，爬山虎正奋力攀爬，这种独特的生态，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。风雨的刀斧，雕饰了青冈木的百年守望，或许只为替爷爷向我传达某种寓意：村后的万灵寺，以形似狮子而得名，跟万灵寺齐名的，还有寺里那株高大的古松。住持说，这棵树已存活百岁之久。我想，这棵与爷爷同龄的树老人，一定见过童年时代的爷爷奶奶，并与他们关系密切！我围观仰望，近身依偎。我甚至暗想，搂抱了这棵树，是不是就拥有了未谋面的爷爷奶奶？我吹过你吹过的风，这算不算相拥？我走过你走过的路，这算不算相逢？这一刻，我的泪水悄然而下。

一百年前的中国，军阀混战，外侮入侵，兵燹不断。那个时代的严庄，也是风雨飘摇，危如累卵。爷爷迎娶同村的奶奶那一年，为了迎接即将出生的孩子，他们选择了逃离。风餐露宿，辗转百里，最终落户猫耳刺河。父亲9岁时，爷爷奶奶相继离世。

相较于爷爷的逃离，更多的严庄人，选择了对故土的固守。瘠薄的土

地里，成长出严庄人的生存法则。严庄西头的相公水库，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，这是响应时代号召水利兴农的见证。圈护着大片水田的，是那长长的圩埂，那些经夏历秋的水稻，正在粮库或米袋里翘首以盼，静候锅碗瓢盆的亲切问询。初冬的太阳，一如摊薄的煎饼，铺满了眼前空旷的田畴，一缕缕似有若无的香甜松软的气息弥漫过来，这香甜，正是爷爷奶奶当年追寻的味道吧。一些两层或者三层的楼房，错落地位立在田畴四周，“楼上楼下，电灯电话”，这是严庄数代人毕生追寻的憧憬，现在早已全部实现。

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，一批又一批严庄年轻人，求学全国，学成归来，加入了建设家乡的行列。

穿村而过的莞岳高速，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。严庄村民组不远处，是永庆村党群活动中心，更远处是高速公路服务区，主体工程已经修竣，附属工程也在紧张收尾。永庆村立足本地山水资源，相继引进多家农业龙头企业，完成土地流转，对林地进行全面改造，打造出全新的田园旅游综合体。

举目远眺，山冈上的油茶花开花谢，薄壳山核桃捧出沉甸甸的果实。桂花、香樟、红叶石兰、樱花、紫薇、红叶李谁也不让谁。如今的永庆村，可谓绿水青山笑颜，花团锦簇村富民！

爷爷奶奶离世前的唯一遗愿：重回生养他们的严庄。在堂哥的老屋背后，我拜谒了爷爷奶奶的坟墓。我读懂了，爷爷逃离严庄时的不舍与无奈；更读懂了，爷爷魂归故里的深爱期许。这次穿越百年的相见，我想告诉他们的是：爷爷奶奶，当年你们以命相搏追寻的生活，如今已全部变成了现实，并且会越来越美好！